

李登輝總統文物介紹 ——沈耀初水墨作品《松年鶴壽》

洪千鶴*



沈耀初，《松年鶴壽》，紙本，233×89cm，1986年
落款：松年鶴壽丙寅春士渡叟作。

1986年春天，已屆八十高齡的畫家畫下這幅《松年鶴壽》，粗略而率意的筆觸透露出信筆捻來、從心所欲的自在，這一年，距離他來到臺灣、進而意外地定居臺灣，已經過了三十八年的歲月。

*

沈耀初（1907-1990）誕生於福建詔安土渡村，從小就喜歡繪畫，中學時代進入藝術師範學校就讀，畢業後雖曾想赴上海學畫，卻迫於家境貧困只好回到家鄉任教。教學之餘，沈耀初積極參加畫展，組織畫社，並逐漸在福建地區享有畫名。

然而命運之神卻在1948年開了沈耀初一個天大的玩笑。這一年，沈耀初受朋友之邀到廈門舉辦畫展，並隨著朋友渡海來臺灣旅遊寫生，卻沒想到一夕之間局勢驟變，自此無法回到海峽對岸的故鄉，就此與妻兒家人斷然分離。

一個人獨居臺灣的沈耀初，生活同樣貧困清苦，幸好透過朋

友介紹找到教職，曾經在臺中、雲林等地幾所中學任教。除了拿起粉筆教導學生外，沈耀初也從未停下畫筆作畫，雖然不受畫展青睞，雖然苦無知音，清貧樸實的生活卻也一點一滴地滋養著沈耀初畫作中質樸淳厚的風格。他在生活周遭尋找親切的畫材，他畫飼養的家禽家畜，也畫路邊的小花小草；看著家犬在門前酣睡，他大筆一揮三兩下捕捉入畫，並自嘲連狗兒都知道家裡貧困，不須擔心小偷，放膽呼呼大睡；看著溪中鴨群在蘆葦間悠遊穿梭，他則捻以新綠捕捉春意，春江水暖的這份閒情也只有小鴨子們得以領略。在清貧如洗的生活中，畫家悠然度日，更深刻地體會萬物有情的真諦。

除了題材平易近人、充滿慧黠的趣味，沈耀初融合了書法金石筆觸的畫風，也是他的特色所在。在繪畫筆墨中融入書法趣味是晚清畫風的特色，吳昌碩、齊白石等人的作品自少年時期便是沈耀初學習的對象。對沈耀初而言，擅於作畫，必須要先擅於書法，他的作品筆墨線條總是充滿了篆隸書法的質感，線條猷美，變化多端。

1973年，沈耀初長年清貧的獨居生活終於有了改變。這一年初夏，《藝壇月刊》發行人姚夢谷偶然在裱畫行看

見沈耀初的作品，才發掘了這位隱居在中興新村山邊一處舊宅的畫家。透過姚夢谷的推薦，沈耀初的作品終於登上展覽殿堂，在歷史博物館舉行個展，並大獲好評，評論甚至推崇他與張大千、黃君璧齊名。隔年，沈耀初獲中華民國畫學會最高榮譽金爵獎；1983年更與張大千、黃君璧、劉啟祥等人同獲文建會遴選為臺灣十大前輩畫家，在臺灣畫壇留下永恆的地位。

*

本館所藏《松年鶴壽》是沈耀初1986年的作品，可能是送給當時李登輝副總統的禮物。由於吉祥的祝福意涵，「松年鶴壽」是祝壽賀禮相當常見的題材，但沈耀初終究使得這件作品別具特色，特別是它畫中豐富多變的筆墨趣味。

例如畫樹幹時，畫家以濡濕的墨筆快速地勾勒樹身輪廓，再將毛筆擰乾，改用乾筆側鋒皴擦，表現出松樹樹皮乾燥粗糙的質感；而松針則以毛筆中鋒畫就，繁密中帶著篆書勁直的趣味。前景畫一隻白鶴背向畫外，它鼓著身軀，縮起羽翼，單腳獨立，彎著脖子回過頭來，眼睛微眯，好像正倚靠在松樹旁休息，模樣詼諧有趣。巧妙的是，這靈活



印文：沈耀初印。 印文：士渡叟。

的姿態，只消畫家幾許筆墨就完成了；折曲的線條勾勒出白鶴瑟縮的身軀，再大筆刷出黑色羽毛，濃淡相錯的層次營造出豐盈蓬鬆的質感。

畫家並沒有有一根一根精細地勾勒白鶴的羽毛、也沒有一筆一筆仔細描繪松樹乾燥的樹皮，卻能利用筆墨的變化掌握物像的不同質感，表面上極為粗略的筆法，其實卻需要相當深厚的書法底子，以使每一道筆墨線條都能確實地描繪物像的外型與質感，並且充滿率性的墨趣。

沈耀初曾陳述自己的創作心得，他認為作畫筆墨「寧大勿小、寧拙勿巧、寧重勿輕、寧厚勿薄」，他的創作所追求的是樸拙厚實的風格，這幅《松年鶴壽》正是一例。

*

在沈耀初的作品中常常可以找到一枚刻著「士渡人」的印章，所謂「士渡」，指的就是他的家鄉福建詔安縣士

渡村，小小一枚印文，潛藏著他對家鄉的綿長思念。年過七十歲以後，畫家逐漸老了，「士渡人」的印文改作了「士渡叟」，而重回家鄉的願望，也變得更為渺茫。

終於，1987年臺灣走出戒嚴時期，並開放大陸探親，年邁的老畫家終能跨過這道彎彎的海峽，重回故鄉詔安。作為一位畫家，原與政治無涉，卻無奈地捲入時代的巨變之中，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另外兩位畫家余承堯、馬白水身上，更發生在許多平凡小人物身上。這歷史的轉捩雖似無情，卻總能在每段胼手胝足的軌跡中，燦燦發光。

參考資料

1. 鄭水萍，《野趣·摯情·沈耀初》。臺北：雄獅，1995年。
2. 沈耀初，《榮寶齋畫譜——寫意花鳥動物》。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8年。